

# 参政消息

内部刊物 • 注意保存

• 第0105期 •

新华通讯社编印

1957年6月14日 • 星期五

## 美海軍部就我击伤一架美机發表声明

【合众社华盛顿12日电】海军今天说，中国共产党高射炮击中它的一架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这架飞机因而受到轻伤。

北平电台在早些时候宣布，有两架国民党中国战斗机被击落，“大黄蜂号”上起飞的一架美国海军飞机受伤。它说，这架海军飞机冒烟逃窜。北平说这个事件发生在华南广东省汕头沿海地区。海军的声明没有说明海军飞机的型式和飞行人员名字。它说：“一架美国海军飞机在今天当地时间大约下午四点（东部夏季时间上午一点）在台湾海峡地区中国沿海进行例行训练飞行时，受到共产党中国高射炮的射击，遭到轻伤。

“这个事件发生时有雾，看来这架飞机飞到了它预定的地点以西的地方，当它受到射击时是在离开海岸大约八英里的地方。

“这架从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起飞的飞机在共产党高射炮开火时是在朝东北方向飞行。它马上改变路线朝东飞行。飞机受到的损伤很小，没有人受伤。海军已经在调查发生事件的当时情况。”

【美联社华盛顿12日电】美国国防当局对于共产党的一些消息不立即发表意见。这些消息说，一支美国海军部队在“侵入”南中国海后，派遣飞机飞到中国大陆上空。

一位海军发言人说，在亚洲海面随美国第七舰队部队服役的美国“大黄蜂号”的地点是保密的。

美国官员说，共产党中国所说的这场所谓的进攻位置是在东径一百十六度、北纬二十二度。这是在香港和汕头之间的地区中离中国大陆几乎有一百英里的地方。

## 美报說美官員認為中美会談繼續下去是值得的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6月7日以“谈……谈……谈……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举行六十七次会议的经过”为题写道：一个美国大使一直耐心地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到现在差不多有两年了，他仍在继续努力中。

会谈一直拖得很久，大多数人已经完全把它们忘掉了。从表面上看，谈判看来已经陷入无望的僵局。在共产党人答应“迅速”释放的四十一名美国公民中，有八个人仍然被拘留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甚至于不想谈到关于没有交待的和认为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俘虏的数以百计的其他美国人的问题。

可是仍然没想使谈判破裂的意图。双方都希望继续谈下去，各有各的原因。为什么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在这里要继续彼此谈下去呢？日内瓦中立观察家们是这样判断这个局面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从以平等地位同美国人进行的谈判中取得了威望。到目前为止，他们得到的东西就是这些。他们想要就美国贸易壁垒和其他想谈的问题举行会谈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美国官员们认为已经取得了想要取得的某些东西。他们认为，如果不在日内瓦这里进行过一些耐心的会谈的话，在已经获得释放的三十三名美国人中，有些人今天肯定地仍然会被关在共产党监狱里。而且仍然有希望使其他的人们能够在他们服满长期刑期以前获释。此外，美国官员们仍然希望找到450名失踪的美国军人的下落，而且他们认为，只要会谈持续下去，就有这种机会。

所有这一切使华盛顿的官方相信，同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谈下去是值得的。共产党人也没有表示要退出会谈的意图。日内瓦的马拉松看来是注定要继续、继续、再继续下去的。

## 德里“思想”周刊評中共整風运动

【本刊专电】5月18日出版的德里“思想”周刊在“中国新闻通讯”专栏内刊载一篇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本来是预定明年正式发动的。那么，为什么党选择在现在发动呢？

主要原因可能是该党自己提出的那个原因——党员人数在过去十五年中已经从800,000人增加到12,000,000人。虽然新党员给党“在工作中带来了新的力量”，但是，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最近解释说，他们还没有“在思想上得到改造”以根除“旧社会的坏思想”。

另一个原因是：自从社会主义化运动实际上结束以来，干部（党的工作者）所需要的事实上的推动力已经消灭了。而按共产党的道理，他们必须受到刺激。还有一个原因是：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控制得到巩固以后，现在面临着解决全国重大的经济问题的长期艰巨的任务。通过这次运动，他们将给干部指出一条理论路线，目的在于使人民安于继续吃苦。

尽管国外的某些报纸推测说，这一运动是国家危机迫使这个特权阶级

发动的，但是，这里一般认为，他并没有反映领袖中间有很深的不安情绪。但是，可以说这个决定反映了忧虑。关于这一点，中国报纸把整个的主要目标——党日益“脱离群众”说成是引起波兰和匈牙利党的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不是什么巧合。

也许，整个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领导者以甜蜜和启发的语调劝大家，另一方面坚决继续执行他们严厉的经济政策。今天生活虽然艰苦，仍然是以明天生活将会改善的希望作为今天生活艰苦的代价。

## 苏联經濟的蓬勃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 赫魯曉夫說这是比氫彈还要厉害的新武器

【法新社芬兰坦培累12日电】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今天说，苏联经济的“蓬勃发展”是苏联意识形态兵工厂中的“一个新武器，它比氢弹还厉害”。

与苏联总理布尔加宁一起访问芬兰的赫鲁晓夫还警告“资本家”说，苏联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是这个新武器的一部份。

这位苏联党首脑在访问坦培累列宁博物馆时的讲话中说：“我必须警告资本家注意，我们正在以我们前所未有的新武器加强我们的意识形态兵工厂，这个新武器比氢弹还厉害。这个武器就是我们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赫鲁晓夫还说：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这是最坚强的一一加上味美的菜肴和丰富的奶油，它将会更深地深入人心，消除一切障碍和铁幕。

赫鲁晓夫说，要以苏联的生活水平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来比较，这是荒谬的。他说，“苏联工人阶级继承了一个落后和破烂的国家，三十年来不能把它发展到足以与像法英等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相比较，但是，法英等国只是通过掠夺亚非才达到目前的水平的。

“如果要作比较的话，应该以法国人或英国人的水平与印度人、缅甸人或新加坡人的生活条件来比。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判断那一个制度好。但是，三十年来，苏联工人阶级响应列宁的号召，已经使苏联在全面生产方面走在一切国家的前头”。

赫鲁晓夫继续说：“苏联正在逐步迎头赶上美国这个最发达、最富足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问题的讨论，是不能用战争或者氢武器及原子武器来决定的，解决办法应该只限于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展开竞赛。”

赫鲁晓夫重申了社会主义发展有不同的形式和各国人民可以选择对他们本身最适合的国家形式的论点。他继续说：“但是我们在作为我们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的意识形态方面都绝对不能妥协。

过了一会，赫鲁晓夫走到列宁在1905年曾经住过几天的一间房间外面的阳台上，向聚集在博物馆外面的人群发表谈话。他说：“你们的欢迎更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就是发展友谊和在全世界实行和平政策是必要的，坚持裁军和禁止使用及试验核武器是必要的。我们将把斗争进行到底。”

## 杜勒斯11日在記者招待会上講話摘錄

【美新处华盛顿11日电】以下是国务院发表的国务卿杜勒斯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中若干问题的摘录：

说岸信介访美是在重要时刻的非常重要的会见

问：国务卿先生，日本的岸首相下星期就要到这里来了。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认为他这次访问将会帮助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哪些问题；还有，你是不是认为这次访问有像他所说的那样重要，会重要得会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开辟一个新纪元？

答：我认为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是在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形成时期进行的。日本在战后一直是在——你也许可以说——重新发现它自己的作为一个大国的能力的过程中，而我所以用“大”这个字眼，并不是说有能力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而是说有能力在世界事务中和建立集体安全方面起一种积极的作用。我觉得在日本有一种愈来愈强烈的感觉，认为日本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新阶段即将来临；并且我希望而且深信，当岸先生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机会来好好地谈一谈那个问题。我的确认为这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见。

赞成恢复美苏文化交流

支持约翰逊主张两国互相播送广播的建议

问：国务卿先生，苏联已经建议相当大规模地恢复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其他来往。你能否告诉我们，你是否赞成恢复这种来往，并且按照什么方式？

答：我赞成恢复，可是不一定非一丝不差地按照苏联所建议的那种方式不可。你记得，在最高级会议以后所举行的外长会议上，也就是说在十八个月以前在1955年10月和11月的会议上，美国同英、法两国一道提出了十分广泛的一套关于相互往来的建议来，一项十七点建议。譬如说，其中有一项建议主张互相播送时事广播，使美国的什么人有机会向苏联人民讲话。我想，我们的建议是，应该每月规定出半个钟头来，而他们每月也要获得半个钟头来向美国播送他们的意见和政策。去年12月，莫洛托夫说，他不愿意进行这样的来往，因为这就使苏联人听到他所说的“社会渣滓”。

# 岸内閣的政策和我党的基本态度(摘要)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專文

在目前的繁荣景象里面，垄断资本家显著地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和地位。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将要超过战前水平。事实上所有主要产业都组织了卡特尔，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急速地结合起来，巩固了以旧财阀系统资本为核心的新型康采恩。

目前，生产的增加，主要是在剥削和掠夺劳动群众的基础上，由输出的增加和设备投资支持着的。

但是，这个繁荣没有广泛地扩大到垄断资本系统以外的中小企业，也没有波及到农村。劳动群众的生活情况仍然是穷苦的。

这种生产急速增加和日本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由于日本隶属于美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形成的低工资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越来越变得尖锐起来。人造纤维、棉织品、其他纤维制品和肥料等已经显示出生产过剩的征兆。

我国的垄断资本一方面在垄断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在积极地参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重新分割国外市场的斗争。

关于在国外确保稳定的市场和资源，日本垄断资本不像战前那样具备着用军事力量来弥补资本的软弱条件，同时，也失去了垄断性的殖民地市场和资源。而且在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设备技术方面，落后于美英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这样的条件，他们想从同美国的开发落后国家计划相结合的资本输出当中寻找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对扩大日中、日苏贸易表示密切关心。他们还看透了直接实行经济军事化的必要而向确立军事工业的方面踏出了第一步。

最近几年来，工人阶级逐渐提高政治觉悟，显著地加强了向左转的倾向。又，农民和城市的中小企业者也逐渐摆脱垄断资本的政治影响。这件事突出地表现在最近的大选当中，保守政党的票数逐渐减少上面。这种不稳定由于最近国际形势起了根本变化而进一步加剧，并且，在这期间，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国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而有增无已。与此同时，美国垄断资本和日本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也有所发展。

因此，日本垄断资本的最高政治任务就是要确立稳定的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体制。

保守政党受到垄断资本的强大压力而在1955年秋天实行合并，就是它的第一步。对鳩山内閣表示不满、甚至在鳩山内閣末期要求鳩山下台的垄断资本主流，认为磯石桥之后当了首相的岸信介是目前能够推行他们政策的最好代表。他们期待岸信介建立“长期保守稳定政权”。他们想借“消除派系”的口号来加强垄断资本对自由民主党的控制。“国会工作正常化”是这样一种政策：在表面上假装尊重国会，消除人民对自由民主党的不信任，进一步利用“两大政党论”的空想，企图使社会党在自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下面屈服。阻止共产党的发展，削弱它的力量，使社会党向右转，是垄断资本为了巩固它的政治控制的基本方针。

因此，他们目前把最主要的重点放在对付工人阶级的办法上。为了削弱工人阶级的团结，分裂劳动战线，使工会变成无能为力的御用组织，把它的工作限制在垄断资本的利益范围内，他们付出了全部力量。他们利用目前的繁荣，散播“完全雇用”和“幸福国家”的改良主义幻想，企图把工会拖进劳资协调主义里面去，但是，同时垄断资本逐步地剥夺工会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加强在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压迫。他们尽其力量阻止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为了在有组织的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之间进行离间，进行有系统的恶毒宣传，特别是集中力量攻击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使工会变得无能为力这件事是因为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所必要的，同时认为这是目前削弱民主力量，阻止社会党向左转和共产党自身获得加强而稳定他们的政治控制体制的钥匙。

垄断资本把第二个重点放在制止城市和农村的中间阶层摆脱它的影响而转向工人阶级、确保他们作为政治控制的支柱上面。“减税一亿日元”、“建设住宅”、“新农村建设计划”、“中小企业团体法”等等做法是他们想紧紧地掌握中间阶层的上层份子、通过他们拉拢整个中间阶层的基本政策。又，他们所以大力进行反共产主义和反工会的恶毒宣传是因为他们企图唤起中间阶层的“小所有者”意识，制止他们转向工人阶级的基本手段。

他们企图分裂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开辟一条能够自由地推行垄断资本政策的道路。这第一步已经迈出了。这是对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前哨战。他们已经暗示要重新提出小选举区制法案。

另一方面，对日本垄断资本来说，“调整”日美关系，是需要解决的紧急任务。但是，如果日本垄断资本想通过日美会谈来争取一些经济利益的话，结果必然会加强日本对美国的从属性。尽管如此，日美垄断资本的这种同盟，已经成为目前日本垄断资本为了维持经济和政治控制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岸首相想去美国的时候携带“长期防卫计划”，而宪法调查会已经成立。这是日本垄断资本想使美国统治阶级确认：日本垄断资本作为一贯的目标而追求着恶劣地修改宪法和复活军国主义体制的道路。岸内閣的一个特征是，主张“民族的自主独立”，强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表面上看起来采取着好像认真地反对试验原子弹和氢弹的态度。其实，这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政策：适应要求的和平和独立愈来愈大的呼声，压制人民反对政府的情绪，特别是想掌握中间阶层。如没有向本届国会提出保密法和其他反动法案，一方面加强自卫队，另一方面在表面上只增加自卫队预

算四亿日元，把增加地面部队的任务推到下一年度，这些做法只不过是企图制止当前中间阶层的叛离，在采取新攻势以前，维持他们的声望。

这是今天的垄断资本的政治

地位的软弱的一个表现。

这样的形势显示出有这样的客观条件：工人阶级在和平、独立、民主和维护生活的旗帜下，同农民结成联盟，把城市里的劳动者、中小企业者、知识分子、青年和妇女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使自由民主党的岸内閣在国民中孤立起来。我们必须为实现下述目标而斗争，由工人阶级带头进行斗争，提出农民和其他国民各阶层的要求，用这个民主力量，打垮岸内閣和自由民主党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政策，推翻岸内閣，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但是，民主力量的阵营还处于分裂状态。这就成为国民同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时候的最主要的根本弱点。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本身，不仅还没有统一起来，同时在这些阶层之间的联合而统一的战线也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社会党同共产党划清界线，在各种各样的紧急问题上拒绝采取统一行动妨碍我们去克服这个弱点。

社会党陷进了自由民主党布置的“两大政党论”这个圈套，主张在大选中争取过半数的议席，建立“社会党单一政权”。社会党认为仿佛不可以在国会外面的群众斗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据点，只依靠国会里面的多数议席就能够彻底推行和平、独立、民主和维护生活的政策，这是错误的。这轻视了在国家权力背后的垄断资本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如果这样就能建立“社会党单一政权”，那么，今天社会党将会在“国会工作正常化”的名义下不只第二次地同自由民主党妥协，以更大规模地重复背叛国会外面的群众期待的局面告终。这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说来是不幸的。

和平、独立、民主和维护生活的统一战线的发展以及它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的发展。目前，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和政策，在很多地方都取得一致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以这共同点为基础，作出努力，使社会党积极地参加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要求的统一战线。但是，对社会党的不正确的方针和企图从群众组织里面把我党排挤出来的宗派主义态度，要给以明确的批评，同它进行斗争。

今天，我党不加强独立工作，就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在它的领导下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它的进步，为了在工人中间彻底地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和政策，提高行动的质量，吸收先进工人入党而作出最大的努力。只有依靠为了和平、独立、民主和维护生活的工人阶级的坚决的群众性斗争，工人阶级才能同农民建立联盟，把城市劳动者、中小企业者、知识分子和一切民主力量集中在广泛的统一战线下，开辟建立民主政府的道路。只有这个统一战线的团结和它的力量，才能结束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的控制和铲除垄断资本的专制。

(原载4月27日“赤旗报”)

## 日共中央关于处分志田重男的决定

【本刊讯】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5月25日登载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21日所作的“关于志田重男的处分”的决定，全文如下：

去年9月，第八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发表了志田重男失踪的情况，宣布给他以撤消中央委员职务的处分、并采取措施，宣布他的党籍已经丧失。后来，常任干部会调查了他失踪以后的行动，并且检查了他过去的组织生活，结果，肯定了如下的三点：

(一) 他背着同志去玩这件事，已经被综合起来的证据所证实。那种行为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绝不应有的堕落行为；

(二) 他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举行以前那段期间，为了保卫党组织，身为领导干部，理应严格地具有远比所有党员更高的革命警惕性。但是，事实确凿地证明他的这种警惕性很差，甚至没有；

(三) 他目前的行踪仍然不明。可是，我们收到了好几个党员的报告，说确实碰见过他。因此，很显然，他的失踪是有意的、有计划的行动。

在八中全会关于志田重男的“决议”中，中央委员会已经指出了他失踪的思想根源——个人中心主义和产生个人中心主义的条件。去年11月20日，关于志田的问题，我党中央曾在“赤旗报”的社论“为了加强党的战斗队伍”中，从思想和组织方面指出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党的历史上的缺点。而且，在努力克服这些缺点的同时，我们也对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在内部具有这样的弱点一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尽管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是有了改进。

我们根据后来的调查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重新肯定了以上各点，并且再次强调指出：

日本共产党自从建党以来就在统治势力残暴的迫害和恐怖中前进、成长，在解放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中起了不朽的作用。党在这个期间出现的种种缺点，丝毫也不能影响对上述事实所作的基本估计。而且，党的35年的历史也产生了许多能够忍受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的、勇敢而忠诚的战士。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和工人阶级，他们对人民和真理的热爱闪耀着光辉，留下了给日本民族永远可以引为自豪的史诗。他们证明了一个真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还将进一步锻炼和提高人类所具有的诚实的性格。

(下转第四版)

## 杜勒斯11日在記者招待会上講話摘錄

(上接第一版)

赫魯曉夫電視節目談話使他為難

問：國務卿先生，前幾天，在記者招待會上，艾森豪威爾先生似乎是給大家一種印象，好像他是不贊成廣播公司邀請赫魯曉夫先生在美國廣播節目中發表談話，好像這種作法有點單方面的味道，也可以說是使政府很為難。接着他又說，他自己大概不會發表廣播談話來作答復，但是政府里可能會有別人這樣作。根據這種情況，我希望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赫魯曉夫先生或者外國其他人物，不管是否共產黨人，這樣出現在廣播節目中，在政府看來是否是一種你所不願意看到的有害的宣傳呢？第二，你自己會拒絕以美國政府人士的身份在同蘇俄進行的互相廣播中發表談話嗎——假如是擬妥了這種辦法的話？

答：我不願意就總統在這一方面所說的話發表意見，因為他是說他自己的話，而他在这个問題上的意見自然是对國務院有約束力的。我們也是歡迎這一點的。

至於在廣播節目中出現的問題，我這樣看，我十分懷疑，就蘇聯方面說來，究竟這種偶一為之的作法會有什麼價值。我想，我們必須而且應該得到的，是一種經常的互相往來的機會，以便互相對對方的人民講話。我想，那就可以找到願意進行這種廣播的美國領導人物。而且，我也看不出我這樣作本身有甚么可反對的地方。實際上，這次記者招待會也的確是用無線電和電視播送的，如果蘇聯人願意在蘇聯轉播的話，那我是十分高興的。如果他們希望有一次專門討論蘇美關係的記者招待會，那我也是很高興舉行這樣一次記者招待會的。但是，正像我所說的，我想我們應該爭取的是要有一種經常的安排。

硬說反對放寬對華貿易問題上美國不孤立

問：國務卿先生，我問另一個問題。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上星期的記者招待會上談到同紅色中國的貿易的時候曾經說過，他是屬於這麼一派思想的，就是認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終究是制止不住的，要末進行官方批准的貿易，要末進行秘密的貿易。接着，他又說他認為對紅色中國比對歐洲蘇聯集團保持更嚴的貿易控制沒有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那么多好處。先生，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法？

答：首先我要說明，你把他那句話的最后一部分漏掉了。他說他不贊成完全取消兩者之間的差別。而這是極其重要的一點，因為這就是我們在巴黎會議上採取的態度，而且我們這種態度得到了有代表出席會議的相當大多數國家的支持。有人企圖把情況說成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好像是孤立的。實際上，在這次會議上，相當大多數國家是同意美國的態度而不是聯合王國的態度；總統在上次記者招待會上聲明他不贊成完全取消差別的時候所表示的就是這種態度。

在我看來，問題是這樣的：中國只有有限數量的外匯可以用來到國外去購買貨物，問題就是你準備讓中國買到戰略價值多高的貨物？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是否會由於完全取消差別而有所增加，我認為是非常值得懷疑的。我想，這樣做就意味着：他們將會不買戰略價值較小的商品而集中力量購買戰略價值較大的商品，因為他們今天正在大力加強作戰潛力，加強作為作戰潛力後盾的重工業。美國對於這個地區的和平負着主要的責任，我認為美國的观点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有一定的份量。

說在放寬對華禁運的实际限額問題上可能達成一定程度的協議

問：國務卿先生，再談談對華貿易問題，你是否認為由組成中國委員會的十五個國家決定一種共同的、一致的態度是有可能的；換句話說，是否仍然存在同英國進行談判的余地，是否可能決定一種除完全廢除對中國的差異對待以外的共同的態度？

答：這個問題有一個方面仍然還可以談判，並且是重要的，這就是現在將列在對中國的第二號禁運單——我想是這樣稱呼的——上的貨物限額的大小問題。你們知道，在適用於蘇聯的、而英國現在想同樣適用於中國的統籌委員會禁運單上，我們有三類貨物。一類貨物是完全被禁止的。另一類是准許在一定限制內進行貿易的。第三類是所謂的受監督的禁運單，運輸這個單上的貨物必須報告，但是沒有限制，除非運輸的數量似乎需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現在，在第二號禁運單，即限額單方面，關於對中國的实际限額問題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仍然還必須談判。在這方面可能達成一定程度的協議，這是有幫助的。

在記者訪華問題上又被到會的記者將了一軍

問：國務卿先生，在你5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你告訴我們說，有一些最高法院的決定支持你的禁止記者到赤色中國去的政策。你發給我們一些這種決定的引文。我們有些人研究了這些引文，我們發現，就最高法院的決定而言，這些引文的确一點也不能支持你的看法。有一項引文似乎支持你的意見。可是那是紐約法院的米基·杰爾克案件。你能向我們澄清這一點嗎？（笑聲）

答：好，我願意告訴你們我現在請了一位新法律顧問。你們知道，從事法律職業的原則之一是，要作你自己的律師那就大錯特錯了。也許那是法律職業為自己服務的原則。無論如何，我現在要應用它一下。我們現在

有一位新法律顧問貝克爾先生，他將開始在這裡同我們一起工作，代替弗利格先生的職位。他將着手研究這個問題，如果你們要討論最高法院或者我們各州最高法院的決定的效力和意義，我建議你們同他討論這個問題。如果你們能夠的話，請讓你們自己的律師準備好他們對這個問題的解釋。那樣你們可能要花費一些錢，我關照你們。

問：謝謝你，先生。

## 中央社談美國的战略政策

【中央社紐約航訊】美國重加檢討戰略政策——中央社駐紐約特派員湯德臣預算之爭正在熱烈進行中。

建議中的1958財政年度預算現在定為七百一十八億美元，其中三百六十一億二千八百萬美元為國防部經費，三十八億六千五百萬美元為共同安全方案，實際上預算中所列每一美元幾乎有五角九分是預定供作武裝部隊、共同安全、原子能與戰略物資儲存經費的，它們都列在“國家安全經費”名目下。

反對援外不影響選票

因此任何大量減削都得出之于“國家安全經費”這一部分，國會中“節約集團”特別瞄准在“援外經費”尤其是經濟援助及其他非軍事贈予上。在政治上這是最安全的一種作法，接受“援外經費”的並非國會議員的選民，在選舉時國內不會發生若何反響。

政府的防衛政策是否是維持國家安全的唯一方法呢？總統說是的，其他人士却爭辯說選擇的範圍並非如艾森豪威爾先生所說的那樣狹隘。他們說他可借調整美國的軍事外交政策來作到這點。

旧思想影响战略决策

他們指出，不僅三軍的軍事採購政策浪費巨額的錢，而且原子時代以前的思想和戰略仍影響各項重大決策，而使軍事預算達到目前這樣高。例如“紐約時報”駐華府首席記者賴斯頓便提出這個問題：“維持現行對大韓民國、中華民國和越南的軍援支出是必要的嗎？”

李普曼問道：“我們應維持我們自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直延伸到東亞的韓國的各種軍事聯盟是為美國的重大利益所關嗎？我們不能不要所有這些聯盟或者甚至其中若干聯盟嗎？”

根據“紐約時報”5月18日華盛頓電訊說：“若干參議員已表示，是否需要或者宜於繼續花這麼多的錢，在亞洲各盟國維持已不合時宜的、以兵員為中心的國防編制呢？”

制造导弹为当务之急

前面已經說過，這都是關於原子時代美國戰略方針全景的一部分，由此推演出來的美國戰略觀念是：預料將來甚至一種小規模的戰爭也定會演變成為大戰而須使用核武器與導彈。政府似亦深信這樣一種戰爭將頗短促，一開始即可決定勝負。因此大家一致強調要有準備，而製造彈道導彈便被列為當務之急。

在另一方面，美國在現行政策下，卻又需要保持能應付“傳統的”或者小型的戰爭。在“傳統的”與“核子的”兩者之間尚有一個互相交錯的階段。因此美國現正面臨這樣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如何應付維持“傳統”軍力所需日益增加的經費，而在同時又能花夠多的錢以準備應付一種熱核子戰爭。這種進退維谷之境及其枝節問題，乃是這次預算之爭與目前加緊努力想與蘇俄就裁軍問題達成一項“初步”協議的幕後原因。

勿完全依赖核武器

如果將這種主張採取一種純核戰略的前提，按照其合乎邏輯的結論去實行，那麼美國迟早須廢棄其所締各種共同安全條約，終止其對盟邦的軍事援助，而將其一切希望寄托於原子武器上，最後的結果定將是退守“美洲堡壘”。

不過目前並非所有一切軍事專家都相信這樣一種毫無伸縮性的戰略一定是睿智的。“紐約時報”軍事編輯鮑爾溫指出：“這樣作，勢將減少其選擇的自由及其全盤軍事能力，它將增大其預計中的危險……因為使用核武器的結果，可能引起正為我們所企圖設法避免的大禍——全面而無限制的核戰爭。”

介乎新旧之間的政策

據鮑爾溫判斷，美國今日的軍事政策介乎新舊之間的一種折衷政策，但著重在新的一方面。美國正日益依賴於原子彈與導彈，但並非完全如此。換句話說，美國的軍事政策尚未完全“定型”，至少在目前美國仍在繼續賴斯頓所稱原子時代以前的思想，亦即鮑爾溫所稱一種具有伸縮性的戰略。因此，共同安全方案與軍事聯盟的維持仍將繼續下去，這一決定的背後可能隱藏着一種政治上的考慮。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華盛頓特派記者哈希這樣說：“如果美國結束援外業務，則吳庭艷政府幾乎一定會從地球上消失，還有韓境的防禦、華盛頓與日本的关系、台灣的地位、侯賽因國王在約旦的機會、沙特王的與埃及分离的跡象也將如此，而較所有這一切更為重要的是這在德國所將引起的反響，這裡是東西方爭執的核心所在。”（文內小標題是原有的）



## 美“新聞周刊”談美正重新研究美英关系

### 国务院内有亲英和杜勒斯的偏向西德的兩派

【美联社纽约11日电】“新聞周刊”杂志11日说，美国国务院“正在急切地重新研究美英关系，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美国是应当继续把英国当作西方联盟中的第二大国呢，还是应当更多地指望西德呢？——”

这家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分别从英美两国的观点上讨论了“英国政策的新面貌”，它说：“这个问题使国务院分成了两派。亲英派担心，如果英国的优惠地位得不到重新保证的话，麦克米伦首相就可能认为，他的唯一出路是同俄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包括副国务卿赫脱和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在内的美国亲英派遭到了国务卿杜勒斯的极力反对。

杜勒斯认为，尽管英国在苏伊士事件之后有了起色，但是它已经没有什么老本钱了。英国已注意到杜勒斯的态度的，并已表示不高兴。除了破坏了对华贸易限制而外，它也不再公开支持美国所喜爱的另外一项计划——欧洲共同市场计划了。”

“新聞周刊”说：“目前正在设法补救已经造成的损害。但是从今天的情况看来，只有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一项明确的声明或者采取某种行动来承认英国的特殊地位，才能安慰大西洋彼岸受伤的自尊心。伊丽莎白女王10月的访问美国，可能会使英美关系恢复一些光彩。但是如果杜勒斯偏向德国的作法在美国的决策方面进一步发挥影响，那么不管欢迎她的场面是如何隆重热烈，也不能完全弥补这个联盟的裂痕。”

## 美一团体提出关于統一德国的八点建議

【德意志新闻社华盛顿8日电】非官方的“美国争取德国重新统一委员会”已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了恢复德国统一的八点计划，建议西德退出北大西洋公约作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脱离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的交换条件。

这个由德国血统的美国公民组成的委员会所提出的八点建议是：一、设立一个全德委员会筹备全德自由选举事宜。二、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全德自由选举。三、召开全国性的议会起草宪法，组织全德临时政府。四、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其基础是保证互不侵犯，争端交付仲裁，限制和监督军备，废弃原子武器，以及美国和苏联相互保证。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各自解除对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的义务。六、从中欧和东欧撤出全部外国军队。七、接纳西班牙参加，整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班牙应当接纳从西德撤出的美国军队。八、缔结一项对德和约，解决认为这个国家的东部边界和难民问题等尚未解决的问题。

## 美議員不肯在莫斯科电台

### 發表禁止核武器試驗的談話

【合众社华盛顿11日电】据今天获悉，至少有三位参议员接到莫斯科电台的请求，要他们记录他们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意见。没有一个人肯这样做。

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对于苏联电台所说的在6月举行的关于禁止试验的“座谈”，国务院是非常反对人们参加的。参议员安德逊（民主党）、克弗维尔（民主党）和弗兰德斯（共和党）约一周以前接到请他们发表意见的电报。

这些电报从“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发出，由“伊格尔·贝苏泽夫”签署。电文说：

“非常希望你们在6月份举行的禁止核武器试验座谈会上发表意见。截止时间6月20日。最好占用两分钟时间，用文字或录音带记录。”

这些电报是在赫鲁晓夫在美国广播电视网发表他的裁军意见以前几天发出的。从那时以来，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们就主张美国应该更多地同俄国交换意见。

三位参议员所以拒绝了莫斯科电台的请求，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和赫鲁晓夫不同——他们无从得知自己的言论将被怎样处理。

安德逊说：“我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和俄国人不同；我的相反的意见是否能被忠实地发表，是否不致遭受某种删节或窜改，关于这一点我得不到保证。”安德逊又说：“假如有这种保证，我可以说出我对这些试验的看法。”

克弗维尔说，他不准备答复这项要求，理由和安德逊大致相同。

弗兰德斯的一位助手说，弗兰德斯也不准备答复这项请求。他说，弗兰德斯认为这种请求是想利用美国参议员来进行宣传的一种拙劣的手段。

据了解，国务院的态度与此大致相同。据说国务院曾指出：美国和苏联目前正在伦敦积极进行正式的裁军会谈。

## 納賽尔同美議員汉弗莱談話时

### 曾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本刊讯】美国参议院议员（民主党）、参议院中东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汉弗莱，今年4月间曾去中东访问，与埃及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二小时的谈话。5月8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发表了汉弗莱对这次谈话的一些看法。摘译如下：

关于埃美关系：纳赛尔对于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对于美国的许多事情也表示称赞，但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过去的事情感到不愉快。同时对于今后埃美关系感到悲观。纳赛尔认为埃美关系的恶化是从巴格达

条约开始的；该条约不仅反对苏联，而且反对埃及。此后是关于军火交易谈判的破裂。纳赛尔说，他转向苏联购买军火完全出于偶然。实际上，他本不打算这样做，没有专为这事去找苏联的代表们。只是在某次招待会上遇到了苏联大使，问起苏联是否愿意出卖军火，大使表示可以，一星期后就开始了军火交易的谈判。纳赛尔还说，美国撤消阿斯旺水坝的援助使他极为恼火，他不愿再向美国提出任何援助的要求。

对于目前情况，纳赛尔认为美国已取替英国而代之，做法上不同的仅是以“和平”代替“武力”而已。在谈到艾森豪威尔主义时，纳赛尔表示反对，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反对。他说，埃及不需要外来的统治，而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是这种统治。

关于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纳赛尔除对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加沙所起的作用表示满意外不愿多谈加沙问题。对于亚喀巴湾，纳赛尔总的态度是希望那个地区不再发生扰乱事件和突如其来的行动。对于驻扎在亚喀巴湾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应在何时撤离的问题，纳赛尔不愿表示态度。

关于约旦局势：纳赛尔对于约旦事件抱极其审慎的态度，否认与这次事件有任何联系，对于美国干涉约旦危机问题未加指责。在这个问题上，纳赛尔避而不愿多谈，并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

关于以色列问题：纳赛尔虽强烈反对以色列，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同两三年前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领袖比较起来已不是傲慢的、交战者的态度，这一点使汉弗莱极为惊异。

关于埃及国内问题：纳赛尔表示，只有在他不能再为人民服务或不能再得到人民的信任时，他才不做总统。纳赛尔认为他得到人民的支持。他并说到他知道曾有人反对他，但这在他意料之中。

## 波去年农業社主要谷物的平均产量低于个体农民

【新华社华沙11日电】据波兰中央统计局材料，1956年农业社四种主要谷物每公顷的平均产量（下同）低于个体农民。统计局只宣布了去年全波兰个体农民的产量为十三点九公担，未宣布去年全波兰农业社的平均产量，但已承认农业社低于个体农民。只有在华沙等六省中农业社的产量高于个体农民，而在波兹南等八省中农业社产量则低于个体农民，故从全国来说是农业社低于个体农民。但数字表明：去年底未解散的一千多个农业社都是产量高于个体农民的。这说明产量高于个体农民的农业社大都经住了考验，而低于个体农民的社则纷纷解体了。材料还表明，在糖萝卜和土豆（同谷物一样是重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农业社去年则远远落后于个体农民，连至今未解散的最好的农业社在这方面也大大低于个体农民。

（上接第二版）

志田的行为不仅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的革命传统完全不相容，而且沾污了这样的传统。

由于战时受到镇压而致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陷于停顿，战后恢复党的活动的工作不能不从这样的不幸的条件出发，就是经过考验的中坚骨干非常不够。于是，在干部政策方面就产生了权宜主义，有些没有在革命运动中经过考验的、有严重缺点的人就混进党的领导中枢里来，志田就是其中的一个。

共产主义者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弱点，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忠于人民和革命的利益，在党的生活中，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努力，朝着自觉地严守党的纪律方向不断地锻炼自己。这是不可或缺的根本态度。假如没有不断的真诚的努力，就不可能克服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弱点，改造自己。有不少的同志，在作这样的努力当中，经得起党内外的新的考验，受到更好的锻炼，变成了更可靠的得力干部。

根据事实来看，志田并没有坚持这条道路。由于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所指出的党和党领导系统中存在的各种缺点——党的分裂、极左冒险主义、没有集体领导、家长式的以个人为中心的领导和官僚主义、党的纪律的松弛、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志田的小资产阶级的弱点不但受到庇护，而且显著地发展了。于是，志田本人也表现出了家长式的、个人中心的领导倾向。由于这个缘故，党对于志田的坦率的考察和批评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阻挠。这就必然滋长了志田缺乏谦虚和反省的缺点，他腐化和堕落的倾向于是越来越厉害。

从1950年的分裂到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这期间，情况是复杂的，党处在困难时期。就在这个期间，有不少忠诚的同志，无论在什么环境和情况下都相信共产主义的将来，相信群众，充满不屈的斗争精神，怀着共产主义者奋不顾身的热情前进。虽然党和党员的活动有困难，有各种缺点，但是，许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愧于自己良心的、忠诚和热情的同志们，却从这个时期的斗争中学到东西，成长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自己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中心主义，志田踏上了作为一个革命家无论如何也不该走的道路，毁灭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前途。他的行为使党内外对于日本共产党的纯洁性所怀抱的热诚的信任和期望受到损害和破坏。不仅如此，他的失踪还使人难于迅速查明真相，以致在党内一部分人中间引起互相不信任和疑虑。此外，为了扰乱正在为斗争和团结而前进的党的战斗行列，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正在利用这个问题来进行恶毒的宣传和挑衅。

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过去查明的事实和后来事情的发展，认定志田重男是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虽然他已经丧失了党籍，但是值得给予开除出党的处分，因此决定今后把他当作已经受到开除出党处分的人来看待。

日本共产党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 美“新聞周刊”談美正重新研究美英关系

### 国务院内有亲英和杜勒斯的偏向西德的兩派

【美联社纽约11日电】“新聞周刊”杂志11日说，美国国务院“正在急切地重新研究英美关系，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美国是应当继续把英国当作西方联盟中的第二大国呢，还是应当更多地指望西德呢？——”

这家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分别从英美两国的观点上讨论了“英国政策的新面貌”，它说：“这个问题使国务院分成了两派。亲英派担心，如果英国的优惠地位得不到重新保证的话，麦克米伦首相就可能认为，他的唯一出路是同俄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包括副国务卿赫脱和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在内的美国亲英派遭到了国务卿杜勒斯的极力反对。

杜勒斯认为，尽管英国在苏伊士事件之后有了起色，但是它已经没有什么老本钱了。英国已注意到杜勒斯的态度的，并已表示不高兴。除了破坏了对华贸易限制而外，它也不再公开支持美国所喜爱的另外一项计划——欧洲共同市场计划了。”

“新聞周刊”说：“目前正在设法补救已经造成的损害。但是从今天的情况看来，只有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一项明确的声明或者采取某种行动来承认英国的特殊地位，才能安慰大西洋彼岸受伤的自尊心。伊丽莎白女王10月的访问美国，可能会使英美关系恢复一些光彩。但是如果杜勒斯偏向德国的作法在美国的决策方面进一步发挥影响，那么不管欢迎她的场面是如何隆重热烈，也不能完全弥补这个联盟的裂痕。”

## 美一团体提出关于統一德国的八点建議

【德意志新闻社华盛顿8日电】非官方的“美国争取德国重新统一委员会”已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了恢复德国统一的八点计划，建议西德退出北大西洋公约作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脱离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的交换条件。

这个由德国血统的美国公民组成的委员会所提出的八点建议是：一、设立一个全德委员会筹备全德自由选举事宜。二、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全德自由选举。三、召开全国性的议会起草宪法，组织全德临时政府。四、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其基础是保证互不侵犯，争端交付仲裁，限制和监督军备，废弃原子武器，以及美国和苏联相互保证。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各自解除对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的义务。六、从中欧和东欧撤出全部外国军队。七、接纳西班牙参加，整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班牙应当接纳从西德撤出的美国军队。八、缔结一项对德和约，解决认为这个国家的东部边界和难民问题等尚未解决的问题。

## 美議員不肯在莫斯科电台

### 發表禁止核武器試驗的談話

【合众社华盛顿11日电】据今天获悉，至少有三位参议员接到莫斯科电台的请求，要他们记录他们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意见。没有一个人肯这样做。

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对于苏联电台所说的在6月举行的关于禁止试验的“座谈”，国务院是非常反对人们参加的。参议员安德逊（民主党）、克弗维尔（民主党）和弗兰德斯（共和党）约一周以前接到请他们发表意见的电报。

这些电报从“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发出，由“伊格尔·贝苏泽夫”签署。电文说：

“非常希望你们在6月份举行的禁止核武器试验座谈会上发表意见。截止时间6月20日。最好占用两分钟时间，用文字或录音带记录。”

这些电报是在赫鲁晓夫在美国广播电视网发表他的裁军意见以前几天发出的。从那时以来，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们就主张美国应该更多地同俄国交换意见。

三位参议员所以拒绝了莫斯科电台的请求，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和赫鲁晓夫不同——他们无从得知自己的言论将被怎样处理。

安德逊说：“我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和俄国人不同；我的相反的意见是否能被忠实地发表，是否不致遭受某种删节或窜改，关于这一点我得不到保证。”安德逊又说：“假如有这种保证，我可以说出我对这些试验的看法。”

克弗维尔说，他不准备答复这项要求，理由和安德逊大致相同。

弗兰德斯的一位助手说，弗兰德斯也不准备答复这项请求。他说，弗兰德斯认为这种请求是想利用美国参议员来进行宣传的一种拙劣的手段。

据了解，国务院的态度与此大致相同。据说国务院曾指出：美国和苏联目前正在伦敦积极进行正式的裁军会谈。

## 納賽尔同美議員汉弗莱談話时

### 曾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本刊讯】美国参议院议员（民主党）、参议院中东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汉弗莱，今年4月间曾去中东访问，与埃及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二小时的谈话。5月8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发表了汉弗莱对这次谈话的一些看法。摘译如下：

关于埃美关系：纳赛尔对于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对于美国的许多事情也表示称赞，但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过去的事情感到不愉快。同时对于今后埃美关系感到悲观。纳赛尔认为埃美关系的恶化是从巴格达

条约开始的；该条约不仅反对苏联，而且反对埃及。此后是关于军火交易谈判的破裂。纳赛尔说，他转向苏联购买军火完全出于偶然。实际上，他本不打算这样做，没有专为这事去找苏联的代表们。只是在某次招待会上遇到了苏联大使，问起苏联是否愿意出卖军火，大使表示可以，一星期后就开始了军火交易的谈判。纳赛尔还说，美国撤消阿斯旺水坝的援助使他极为恼火，他不愿再向美国提出任何援助的要求。

对于目前情况，纳赛尔认为美国已取替英国而代之，做法上不同的仅是以“和平”代替“武力”而已。在谈到艾森豪威尔主义时，纳赛尔表示反对，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反对。他说，埃及不需要外来的统治，而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是这种统治。

关于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纳赛尔除对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加沙所起的作用表示满意外不愿多谈加沙问题。对于亚喀巴湾，纳赛尔总的态度是希望那个地区不再发生扰乱事件和突如其来的行动。对于驻扎在亚喀巴湾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应在何时撤离的问题，纳赛尔不愿表示态度。

关于约旦局势：纳赛尔对于约旦事件抱极其审慎的态度，否认与这次事件有任何联系，对于美国干涉约旦危机问题未加指责。在这个问题上，纳赛尔避而不愿多谈，并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

关于以色列问题：纳赛尔虽强烈反对以色列，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同两三年前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领袖比较起来已不是傲慢的、交战者的态度，这一点使汉弗莱极为惊异。

关于埃及国内问题：纳赛尔表示，只有在他不能再为人民服务或不能再得到人民的信任时，他才不做总统。纳赛尔认为他得到人民的支持。他并说到他知道曾有人反对他，但这在他意料之中。

## 波去年农業社主要谷物的平均产量低于个体农民

【新华社华沙11日电】据波兰中央统计局材料，1956年农业社四种主要谷物每公顷的平均产量（下同）低于个体农民。统计局只宣布了去年全波兰个体农民的产量为十三点九公担，未宣布去年全波兰农业社的平均产量，但已承认农业社低于个体农民。只有在华沙等六省中农业社的产量高于个体农民，而在波兹南等八省中农业社产量则低于个体农民，故从全国来说是农业社低于个体农民。但数字表明：去年底未解散的一千多个农业社都是产量高于个体农民的。这说明产量高于个体农民的农业社大都经住了考验，而低于个体农民的社则纷纷解体了。材料还表明，在糖萝卜和土豆（同谷物一样是重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农业社去年则远远落后于个体农民，连至今未解散的最好的农业社在这方面也大大低于个体农民。

（上接第二版）

志田的行为不仅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的革命传统完全不相容，而且沾污了这样的传统。

由于战时受到镇压而致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陷于停顿，战后恢复党的活动的工作不能不从这样的不幸的条件出发，就是经过考验的中坚骨干非常不够。于是，在干部政策方面就产生了权宜主义，有些没有在革命运动中经过考验的、有严重缺点的人就混进党的领导中枢里来，志田就是其中的一个。

共产主义者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弱点，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忠于人民和革命的利益，在党的生活中，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努力，朝着自觉地严守党的纪律方向不断地锻炼自己。这是不可或缺的根本态度。假如没有不断的真诚的努力，就不可能克服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弱点，改造自己。有不少的同志，在作这样的努力当中，经得起党内外的新的考验，受到更好的锻炼，变成了更可靠的得力干部。

根据事实来看，志田并没有坚持这条道路。由于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所指出的党和党领导系统中存在的各种缺点——党的分裂、极左冒险主义、没有集体领导、家长式的以个人为中心的领导和官僚主义、党的纪律的松弛、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志田的小资产阶级的弱点不但受到庇护，而且显著地发展了。于是，志田本人也表现出了家长式的、个人中心的领导倾向。由于这个缘故，党对于志田的坦率的考察和批评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阻挠。这就必然滋长了志田缺乏谦虚和反省的缺点，他腐化和堕落的倾向于是越来越厉害。

从1950年的分裂到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这期间，情况是复杂的，党处在困难时期。就在这个期间，有不少忠诚的同志，无论在什么环境和情况下都相信共产主义的将来，相信群众，充满不屈的斗争精神，怀着共产主义者奋不顾身的热情前进。虽然党和党员的活动有困难，有各种缺点，但是，许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愧于自己良心的、忠诚和热情的同志们，却从这个时期的斗争中学到东西，成长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自己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中心主义，志田踏上了作为一个革命家无论如何也不该走的道路，毁灭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前途。他的行为使党内外对于日本共产党的纯洁性所怀抱的热诚的信任和期望受到损害和破坏。不仅如此，他的失踪还使人难于迅速查明真相，以致在党内一部分人中间引起互相不信任和疑虑。此外，为了扰乱正在为斗争和团结而前进的党的战斗行列，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正在利用这个问题来进行恶毒的宣传和挑衅。

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过去查明的事实和后来事情的发展，认定志田重男是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虽然他已经丧失了党籍，但是值得给予开除出党的处分，因此决定今后把他当作已经受到开除出党处分的人来看待。

日本共产党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